

论埃及近现代卧格夫与教育

马玉秀*

内容提要 历史上,埃及卧格夫的资助可用于清真寺、教育、医疗、公共设施、济贫以及节庆等。埃及近现代时期,由于遭受英法等殖民,埃及民众普遍兴起了教育兴国的理念,故卧格夫捐赠主要指向教育领域。本文通过对埃及近现代卧格夫与教育的探讨,探析卧格夫对近现代埃及教育的塑造作用和深刻影响。

关键词 埃及 近现代 卧格夫

卧格夫(Waqf),系阿拉伯语音译,又称哈卜斯(Habs)或胡卜斯(Hubus),其词根源于动词“卧嘎法”(Waqafa),其复数形式为“奥嘎夫”(Awqaf),意为持有、禁闭或禁止。

卧格夫有“宗教公产”“宗教基金”之意,专指保留安拉对人世间一切财富的所有权,或留置有价值的土地、产业,专门用于符合伊斯兰教法规定的宗教与社会慈善事业。它是伊斯兰历史上最广泛的“持续慈善”,旨在建立与维持永恒的慈善事业。其特点是以奉献安拉之名义永久性地冻结产业的所有权,明确限定其用益权。留作卧格夫的土地、房屋、基金等归安拉所有,禁止出售、转让、抵押、典当、继承、赠予。卧格夫主要资助清真寺、教育、贫困者。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埃及的教育一直由民间举办,属于社会力量办学,大型清真寺都设有开展教学活动的庭院和附属讲堂。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讲堂慢慢变为独立于清真寺的学堂,能够容纳大批的学子,教授不同的学科。清真寺的学堂一般不由国家管理,国家也无正式的教育管理部门,

* 马玉秀,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卧格夫是所有教育机构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经济来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埃及穆罕默德·阿里^①时期。穆罕默德·阿里为改变埃及社会的贫弱落后,使国家富强起来,积极仿效西方国家,大力发展现代教育,同时大幅压缩传统教育,奠定了现代埃及官方教育的基础,将教育纳入政府的全面管理。随着建立现代国家的构想,穆罕默德·阿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旧体制和国家机构进行重组,传统的卧格夫制度也受到影响。伴随近现代埃及社会的风云变幻,埃及卧格夫也几经沉浮,教育领域的卧格夫捐赠不再是传统活动的历史延续,而是具有了新的内涵。

一 私塾卧格夫

在传播传统教育基础知识和大面积扫盲方面,私塾教育举足轻重。私塾系民间基础教育基地。穆罕默德·阿里采取的一系列卧格夫管理措施,使得私塾在 19 世纪上半叶遭到压制。

19 世纪中叶,教会学校和外国侨民学校盛行。面对殖民主义的挑战和外来文化的侵袭,埃及民众再次掀起创建卧格夫的浪潮,很多捐赠者创办私塾,并指定固定的卧格夫收益用于私塾的开支。除了平民百姓,仕宦阶层也纷纷加入支持传统教育的行列,以维护个人的身份认同,为此设立的卧格夫莫过于赫迪夫^②伊斯梅尔。1865 年,即赫迪夫伊斯梅尔执政两年后,他捐赠的卧格夫土地就高达 1 万费丹^③。其卧格夫捐赠声明书明确指出,收

① 穆罕默德·阿里 (1769~1849 年),生于奥斯曼帝国鲁米利亚省的卡瓦拉 (Kavala, 今属希腊共和国)。1805 年,被奥斯曼帝国任命为埃及总督,经过励精图治,使埃及成为地中海东部强国。穆罕默德·阿里是埃及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被视为现代埃及的奠基人。其缔造的穆罕默德·阿里王朝 (1805~1953 年),历时 148 年,又称阿拉维王朝,辖治近代埃及和苏丹。王朝的大部分统治者冠有赫迪夫名号,故时人亦称之为赫迪夫王朝。

② 赫迪夫 (Khedive),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统治者的最高称呼。1867 年,英语首次出现 “Khedive” 一词,源自古波斯语 “khvadata”,意为 “主人”。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伊斯梅尔、阿拔斯一世 (1848~1854 年在位) 及赛义德一世 (1854~1863 年在位) 治下得以用赫迪夫称号辖治埃及和苏丹。赫迪夫伊斯梅尔 (1863~1879 年在任),穆罕默德·阿里的长子易卜拉欣 (1789~1848 年) 之子,亦即穆罕默德·阿里之孙,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第 5 任统治者,执政期间大力发展埃及的土木建设、经济和管理制度,成效显著,被誉为继穆罕默德·阿里之后现代埃及的第二位建造者。

③ 费丹 (Feddan),埃及面积单位。1 费丹 = 1.038 英亩,1 英亩 = 6.07 亩。换言之,1 费丹 = 6.3 亩。

益全用于开罗清真寺和私塾的修缮、开支及履行各项伊斯兰宗教仪式。1870年，赫迪夫伊斯梅尔还将自己在艾斯尤特的一座行宫捐作卧格夫，指定将其改为教授宗教、文学、西方语言和其他外语的私塾。1876年，赫迪夫伊斯梅尔又将东部省21918费丹的土地捐作卧格夫，其卧格夫捐赠声明书明确声明，该卧格夫的收益全用于埃及民办私塾的教育经费，如果因各种原因无法用于私塾，则其收益分发给全埃及的穷苦穆斯林。^①

赫迪夫伊斯梅尔时期，卧格夫还是政府开展初级教育的资金来源。1866年，根据阿里·帕夏·穆巴拉克呈交的教育组建计划，司法协商委员会颁布了几项决议，倡导用卧格夫收益和民间捐款在全国创办更多的私塾和小学，掀起了兴办初级教育的浪潮。1866~1878年，私塾由1219所增至5370所，学生由原先的44059名上升至137553名。至1897年，私塾的数量上升至9647所，学生达180547名。^②

在振兴民族传统教育方面，埃及民众对教育的捐赠远超政府投入。许多卧格夫捐赠者的共同愿望是给穆斯林儿童教授《古兰经》和教他们识字。

艾哈迈德帕夏·敏沙维于1903年捐赠的卧格夫被视为私塾领域卧格夫捐赠的典范。艾哈迈德帕夏·敏沙维捐建了30所私塾，遍及33个村镇，又为每所私塾指定卧格夫收益份额用于其开支。他提出：（1）每所私塾必须聘请若干教师和《古兰经》的专职讲师，给孩子们教授《古兰经》、阿拉伯文书写、基础算术、宗教信仰。授课从每天日出至下午，聚礼日、节日和宗教庆祝日休假。（2）给学生分发奖金，每背诵一朱兹欧^③《古兰经》，就奖励5基尔什（硬币），直至全部背诵。（3）给每位学生每半年发放一次助学金。（4）给每所私塾定期划拨经费，用于其开支。（5）给贫困生购买《古兰经》、书本等学习用具。（6）每所私塾配备必要的配套设施和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具，并配备勤杂人员。（7）凡在私塾里精准背诵了《古兰经》且想

① [埃及] 艾布·穆罕默德·本·优素福·肯迪：《埃及总督史》（阿拉伯文版），贝鲁特：贝鲁特出版社，1987，第211页。

② [埃及] 哈桑·法基：《埃及教育文化史》（阿拉伯文版），开罗：埃及复兴出版社，1966，第117页。

③ 朱兹欧，阿拉伯语音译，意为一部分。《古兰经》共有30朱兹欧，一朱兹欧为一卷本，30朱兹欧即为30卷本。先知时期，并无将《古兰经》分为多少卷本之说。后世学者们将《古兰经》分为30朱兹欧，方便背记、诵读等。

在敏沙维清真寺继续求学之人，造册登记，当即给予助学金。^①

敏沙维卧格夫是诸多卧格夫私塾的一个典型。所有卧格夫私塾都有其基本共同点：每所私塾都重视教授阿拉伯语、阿拉伯文书写、伊斯兰教基础知识、背诵《古兰经》；给优秀学生颁发奖金或奖品；给孤儿和贫困生提供免费教育，包括免费的吃穿住宿；平等对待男女儿童；提供清洁、照明等必要的服务。

总之，卧格夫振兴了私塾教育，为维护阿拉伯语和普及伊斯兰文化基础知识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殖民主义者极力抹杀伊斯兰文化之时，尤为如此。私塾教育依靠卧格夫和民间捐资独立运行，普遍具有教育的自主独立性，这是殖民当局不愿看到的。为此，殖民当局试图通过一个统一的中心机构——教育管理署，来控制全埃及的教育机构。1890 年，殖民当局下令将隶属于国家卧格夫部的一切附属机构全部划归教育管理署，包括卧格夫部属下的 132 所私塾。将卧格夫部属下的私塾划归教育管理署，并非殖民当局为控制传统教育采取的唯一措施，他们还通过金钱诱惑试图控制传统教育机构，公开宣布要大力资助符合其条件的私塾。但埃及人民宁肯通过卧格夫维系私塾的生存，也不愿拿殖民当局分文，以免他们乘机控制私塾，阻止私塾发挥维护民族身份认同的职能。

有人认为，私塾、伊斯兰宗教院校和爱资哈尔，传播着一种僵硬守旧的教育理念。但毋庸置疑，埃及的私塾在传承传统文化、维护民族传统、民族身份认同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二 爱资哈尔的卧格夫

穆罕默德·阿里将爱资哈尔的卧格夫收归政府管理，作为其推行改革的举措之一，以充盈国库。他通过全面控制埃及土地，彻底根除了马木鲁克王朝（1250～1517 年）遗留下来的古老体制。穆罕默德·阿里对爱资哈尔苛吝异常，非常重视现代教育，不惜重金派送学生赴欧留学。穆罕默德·阿里此举并非打压爱资哈尔的传统教育，而是为了加快改革和强国进

①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 134 页。

程。他认为如果依靠爱资哈尔自身推进改革，恐怕需要漫长的时日。

爱资哈尔既是民间社会与统治阶级之间进行疏通的纽带，亦是应对和抵抗外部势力的坚固堡垒，这在 1882 年埃及人民抵抗法国入侵和 1919 年抵抗英国殖民的运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穆罕默德·阿里将爱资哈尔的卧格夫收归国有，且对爱资哈尔非常苛吝，但民间也有对策，目的是确保卧格夫制度的持续存在，维护爱资哈尔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同时也体现了广大民众对爱资哈尔的关注，因为爱资哈尔是传统教育体制的典范，正统伊斯兰文化的象征。

19 世纪上半叶，爱资哈尔出现了很多卧格夫，体现了民众对爱资哈尔和传统教育的重视和支持。欧麦尔·穆坎拉姆在 1809 ~ 1820 年捐赠的卧格夫即为一例。

1809 年，欧麦尔·穆坎拉姆为爱资哈尔清真寺的学生创建了其首份卧格夫，明确规定其收益专用于爱资哈尔学子，且只要一直是爱资哈尔的学子，可以代代使用。1812 年，欧麦尔·穆坎拉姆将开罗的一些土地捐作卧格夫，规定其收益永远专用于在爱资哈尔攻读教法学的学子。1820 年，他又将自己在开罗和艾斯尤特的全部财产捐作卧格夫，规定其收益用于爱资哈尔学子的生活用度。^①

从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创建新卧格夫浪潮的兴起，爱资哈尔及其附属院校重新获得了很多卧格夫的资助，尤其是针对私塾教育的卧格夫骤增。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 25 年，是对爱资哈尔捐赠卧格夫的鼎盛时期。

穆罕默德·阿里去世后，率先为爱资哈尔捐赠卧格夫者是穆罕默德·阿里家族之人，尤其是女眷。譬如穆罕默德·阿里之女宰娜拜公主于 1860 年创建了一份大型卧格夫，捐献了代盖赫利耶省 10299 费丹的土地，指定其收益用于各种慈善事业，其中包括爱资哈尔哈奈菲法学派学者的薪资和馍饼费（餐费）。1941 年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近 20 年，该卧格夫的总收入为 3353 埃镑，1981 年上升至 18000 埃镑，1991 年上升至 27000 埃镑。^②

①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 213 页。

② [埃及] 艾布·穆罕默德·本·优素福·肯迪：《埃及总督史》（阿拉伯文版），贝鲁特：贝鲁特出版社，1987，第 159 页。

王室其他成员及王公大臣们也给爱资哈尔捐赠卧格夫,诸如赫迪夫伊斯梅尔时期的大臣艾布·伯克尔·拉缇布帕夏、大臣委员会首席大臣穆斯塔法·利雅得帕夏等。不少地主士绅也给爱资哈尔捐赠了卧格夫。

平民百姓也为爱资哈尔捐赠卧格夫。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25年,平民百姓为爱资哈尔捐赠的卧格夫多为耕地。譬如,1891年,代盖赫利耶省迈特·葛木尔镇库姆·努尔村的农民哈吉阿卜杜乎·赛俩迈捐助的86费丹土地作为卧格夫,指定其中55费丹12基拉特^①的收益专用于爱资哈尔的7名长老以及伊本·迈阿麦尔讲堂的沙斐仪学派教师和学子,其余收益用于穷人和其他慈善事业。1911年,曾为军官的优素福·阿凡提·松迪格将23费丹的土地捐作卧格夫,指定其若干收益专用于爱资哈尔的学子。1924年,伊泰·巴鲁迪镇库夫尔·曼杜尔村的哈尼姆·曼杜尔将5费丹8基拉特的土地捐作卧格夫,指定其一半的收益专用于在爱资哈尔长期求学的贫困学子。索哈杰省杜什纳镇的法蒂玛·侯赛因·阿里和奈菲赛·阿卜杜·格尼两位女士,联合将33费丹1基拉特的土地捐作卧格夫,指定其中7费丹的收益专用于爱资哈尔索阿依达(上埃及)讲堂的贫困学子。^②

根据1940~1941年爱资哈尔年度预算,爱资哈尔的卧格夫总数达190份,年总收入为342600英镑。爱资哈尔的卧格夫通常由爱资哈尔总长老负责管理,但有大约一半的卧格夫归私人管理,所以爱资哈尔的卧格夫管理较为分散混乱。1952~1995年,由于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只出现过一例为爱资哈尔捐赠的卧格夫,即1981年,国会议员穆罕默德·邵基·丰杰里将自己在费萨尔伊斯兰银行的几笔投资存款和纳赛尔社会银行的一笔存款捐作卧格夫,而且不断扩充资金。他指定一半收益用于资助就读于爱资哈尔,尤其是来自亚洲国家的贫困生,帮助他们完成学士、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业,以便他们学有所成,服务于祖国,服务于伊斯兰。另一半收益用于多项慈善项目,例如救治爱资哈尔的病人,资助贫困生,奖励爱资哈尔大学宣教系、宗教原理系和《古兰经》系的优秀生。截至1995年,穆罕默德·邵基·丰杰里捐赠给爱资哈尔的卧格夫基金达30万

① 基拉特为埃及土地丈量单位。1基拉特为1费丹的1/4,约175平方米。

② [埃及]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225页。

埃镑。^①

三 爱资哈尔附属院校的卧格夫

20 世纪初至中叶，爱资哈尔的附属院校得到了卧格夫的高度关注。这些附属院校大多隶属于爱资哈尔清真寺，也有的隶属于其他清真寺，例如隶属于坦塔的艾哈迈迪清真寺、杜素基市的杜素基清真寺、亚历山大的易卜拉欣·帕夏清真寺等。这些院校得益于隶属于这些清真寺的卧格夫，清真寺会拿出一定数额的卧格夫收益用于教育，因为发展教育也是各大清真寺最基本的职能。

根据 1908 年爱资哈尔清真寺 1 号法令，以爱资哈尔模式运行的学校一律称作伊斯兰宗教专科学院。1911 年，又颁令改称伊斯兰专科宗教学院。其中第一条例明确提出，爱资哈尔清真寺乃最大的伊斯兰专科宗教学院。类似的宗教学院还有：亚历山大学院、坦塔学院、杜素基学院、杜姆亚特学院。凡在埃及创办的学院均由逊尼派负责管理，所有学院均为私立学校，隶属于爱资哈尔清真寺或其他院校。^②

截至 1911 年，隶属于爱资哈尔的附属学院共有 4 所。1930 年，颁布了重组爱资哈尔的 49 号法令，开罗、宰加济格、艾斯尤特三地的学院隶属于爱资哈尔，后又吸纳了基纳学院，因而至 40 年代初，爱资哈尔的附属学院共有 7 所。20 世纪中叶，因卧格夫管理等原因，贝尼苏韦夫、明亚、吉尔贾、曼苏拉 4 处学院也成为爱资哈尔的附属学院。

表 1 1940 ~ 1941 年度爱资哈尔附属学院卧格夫的收益概况

序号	学院名称	卧格夫总数（个）	卧格夫收益（埃镑）
1	亚历山大学院	6	174
2	艾哈迈迪学院	24	2630
3	艾斯尤特学院	12	362

①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 228 页。

② [埃及] 谢赫艾哈迈迪·扎瓦希里：《知识、学者、教育体制》（阿拉伯文版），开罗：知识书局，1955，第 157 页。

续表

序号	学院名称	卧格夫总数（个）	卧格夫收益（埃镑）
4	宰加济格学院	6	86
5	杜素基学院	4	400
6	杜姆亚特学院	4	268
7	基纳学院	10	13
合计		66	3933

资料来源：〔埃及〕罕萨夫：《卧格夫制度》（阿拉伯文版），开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第 98 页。

（一）坦塔的艾哈迈迪学院拥有的卧格夫最多。该学院历史悠久，有艾哈迈德·巴达维^①的名人效应，加之地处坦塔和尼罗河三角洲的中心，地理位置优越，其重要性仅次于爱资哈尔的附属学院。1875 年，艾哈迈迪学院的学生人数为 3827 名。20 世纪初，学生人数为 4000 名，当时的爱资哈尔有近 7000 名学生。1918 年，学生人数则达 15000 名。

爱资哈尔附属院校的卧格夫多产生于 19 世纪的最后 10 年以及 20 世纪最初的 25 年，20 世纪中叶亦有卧格夫捐赠，但相对较少。此前只有阿里·艾哈迈德贝克于 1771 年捐赠的一份卧格夫，他指定其收益专用于坦塔的艾哈迈德清真寺的教学，其卧格夫收益足够教授 700 名学生。穆罕默德·阿里将所有大清真寺的卧格夫收归国有，但阿里·艾哈迈德贝克的卧格夫却保留了下来，一直用于艾哈迈迪清真寺的教学。^②

（二）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卧格夫捐赠亦较为丰厚。20 世纪初，有 3 位豪绅分别为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爱资哈尔附属院校捐赠了卧格夫。

1. 艾哈迈德帕夏·敏沙维，他指定卧格夫收益专用于坦塔的艾哈迈迪学院、杜素基学院、杜姆亚特学院的师生。根据 1940～1941 年度的统计，3 所学院卧格夫的收益共 2898 埃镑。此外，敏沙维还创办了一所爱资哈尔附属学院，至今仍以其名命名，即坦塔敏沙维学院，全部生活开支和教学用度均从其卧格夫收益中支出。1952 年，敏沙维学院从其卧格夫收益中的开

① 艾哈迈德·巴达维（1199～1276 年），在埃及创立了“艾哈迈迪耶教团”（Ahmadiyyah）。但为了与同名的另一教团相区别，故被称为“巴达维教团”。

② 〔埃及〕穆罕默德·阿卜杜·嘉瓦德：《坦塔艾哈迈德清真寺及其附属学院历史》（阿拉伯文版），开罗：复兴出版社，1947，第 112 页。

支高达 6954 埃镑 500 米利姆。^①

2. 艾哈迈德贝克·谢里夫，他指定卧格夫收益专用于艾哈迈迪和杜素基两所学院。根据 1940 ~ 1941 年度预算，每所学院各支付 140 埃镑。^②

3. 艾哈迈德帕夏·拜德拉维，他指定每年从卧格夫收益中各支付 20 埃镑给艾哈迈迪学院和杜素基学院。^③

除了给上述历史悠久的传统宗教院校捐赠卧格夫，20 世纪上半叶，地主士绅们也参与创办新式学院并为其捐赠卧格夫。根据 1951 ~ 1952 年官方统计数据，隶属于爱资哈尔的附属院校多达 26 所，学生 19277 名，全部接受免费教育。^④ 此外亦有捐赠者额外拿出一定数额的现金或实物，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地主士绅为爱资哈尔附属院校捐赠卧格夫的例子不胜枚举。

（三）沿海地区的卧格夫实例。赛义德贝克·阿卜杜·穆太阿里，19 世纪初曾担任萨姆努德市委员会主席，当地缙绅，他将 908 费丹 20 基拉特的土地捐作卧格夫，还将在萨姆努德市的一幢两层共 6 个房间的小楼、一处牛羊圈棚、两处骆驼圈棚、一间写字楼、一座磨坊、一家轧棉厂全都捐作卧格夫，指定用其收益在萨姆努德市中心创建一所宗教学院，支付教师的薪资和教学用度。支出明细如下：

1. 院长，负责巡视师生情况，并每天在学院讲授一堂经注或圣训课，月薪 4 埃镑。

2. 3 位获得某一宗教院校学士学位的学者，负责教授学院教学大纲规定的宗教课程，每人月薪 6 埃镑。

3. 给全院 40 名学生每人每月支付 25 皮亚斯特^⑤，共计 10 埃镑。每日给师生分发馍饼。

4. 学院卫生清洁费每月 2 埃镑。

① 米利姆 (Milliem) 为埃及货币最小单位，1 埃镑 = 100 艾尔什，1 艾尔什 = 10 米利姆。即 1 埃镑 = 1000 米利姆，参见〔埃及〕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 232 页。

② 〔埃及〕穆罕默德·阿卜杜·哈桑：《爱资哈尔及宗教院校卧格夫收入明细》（阿拉伯文版），开罗：民族文献出版社，1941，第 45 页。

③ 〔埃及〕穆罕默德·阿卜杜·哈桑：《爱资哈尔及宗教院校卧格夫收入明细》（阿拉伯文版），开罗：民族文献出版社，1941，第 45 页。

④ 国家数据统计总署编《埃及教育院校 1951 - 1952 年鉴》（阿拉伯文版），开罗：皇家印书馆，1953，第 284 ~ 285 页。

⑤ 皮亚斯特 (Piastres)，埃及货币单位。1 埃镑 = 100 皮亚斯特。

5. 每月水费 50 皮亚斯特。

6. 学院 3 位教师年人均服装费 4 埃镑, 共计 12 埃镑。每年莱麦丹斋月初领取。

7. 学院清洁工和水工的服装费每人 2 埃镑, 共计 4 埃镑, 每年莱麦丹斋月初领取。

除了上述固定开支, 赛义德贝克·阿卜杜·穆太阿里还指定从卧格夫收益中支付学院必要的其他开支, 诸如咖啡、糖、煤炭、照明、师生和访客的饮用水等。^①

学院开设的课程由赛义德贝克·阿卜杜·穆太阿里制定, 课程有法学、信仰学、遗产分配学、《古兰经》经注、圣训等伊斯兰学科, 还有修辞学、词法、文法、算术、地理、历史等, 与其他爱资哈尔附属学院的课程基本相似, 以便符合爱资哈尔的要求, 使学生能够顺利考入爱资哈尔大学。

1922 年, 赛义德贝克·阿卜杜·穆太阿里去世, 与其学院相关的卧格夫仍然照常运行。1952 年的埃及七月革命^②后, 政府接管了所有卧格夫, 由国家卧格夫部统一管理。1953 年, 颁布了 247 号法令, 授权卧格夫部统管所有慈善卧格夫。从此, 该学院的所有卧格夫全部收归国有, 包括 773 费丹的土地和诸多房产, 6962 埃镑的卧格夫银行存款全部冻结。^③

(四) 内陆地区的卧格夫。1918 年, 赛阿德·扎格卢勒(又称柴鲁尔)、阿里·舍阿拉威、阿卜杜·阿齐兹三人组成华夫脱党, 组织请愿团, 伸张埃及国家权益, 要求政治独立, 最终赢得了胜利。其中, 阿里·舍阿拉威是立法协会委员, 其妻胡达·穆罕默德·苏尔坦, 以胡达·舍阿拉威闻名, 是 1919 年革命时期埃及妇女运动的领袖。根据 1918 年埃及宗教法院签发的卧格夫捐赠声明书, 阿里·舍阿拉威将地处明亚和艾斯尤特的 7126 费丹的耕地捐作卧格夫, 还捐出了明亚 1 费丹的空地, 用来创建一所爱资哈

①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 开罗: 曙光出版社, 1998, 第 232 页。

② 埃及七月革命, 也称“七·二三”革命。1952 年 7 月 23 日由埃及自由军官组织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是埃及近现代史的转折点, 它推翻了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末代国王法鲁克。新政权颁布《土地改革法》, 没收了王室土地, 取消了社会等级和贵族称号。翌年, 成立了埃及共和国。

③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 开罗: 曙光出版社, 1998, 第 233 页。

尔附属院、一座清真寺以及他个人和家人的墓地。阿里·舍阿拉威指定用其中 1562 费丹土地的收益创建爱资哈尔附属学院，并支付学院的开支，提出学院的教学体制必须永远与爱资哈尔清真寺的教学保持一致。他亲自制定了学院的教学课程，涵盖所有宗教学科以及算术、文学、历史、地理、书法，还特意提出要在学院聘任教授《古兰经》背诵和七种读法的老师。其宗旨是要像爱资哈尔那样既培养出获得学士学位的现代型人才，又培养出能够背诵《古兰经》且熟悉著名的七种读法的诵读家。^①

1922 年，阿里帕夏·舍阿拉威去世。1950 年，他筹划的学院竣工，耗资 11783 埃镑 106 米利姆。每年从卧格夫收益中支出 4000 埃镑，用于学院的开支。1953 年，埃及成立卧格夫部，学院的所有卧格夫全部收归卧格夫部管理。1962 年，根据 44 号法令，卧格夫部又将所有卧格夫纳入土地改革，阿里帕夏·舍阿拉威捐赠的卧格夫被充公。^②

自埃及民众开始重视为爱资哈尔附属院校捐赠卧格夫起，卧格夫捐赠多用于初等教育（私塾）和高等教育（爱资哈尔大学），中等教育（小学、中学）并未得到广泛重视。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谢赫阿卜杜·哈里姆·马哈茂德出任爱资哈尔长老院长老，制订了一项计划，决定依靠民间捐资助学的方式而非卧格夫在全国各地开设学院，因为当时政府对依靠卧格夫办学的教学机构管制严格。

1952 ~ 1996 年，专为爱资哈尔附属学院捐赠的卧格夫只有 4 个。

1. 1960 年，阿卜杜·哈米德·奈拜韦捐赠的卧格夫。他指定将自己的图书馆捐赠给布里比思爱资哈尔学院。

2. 1972 年，卢西娅·马哈茂德女士捐赠的卧格夫。她捐出了 144 平方米且附有建筑的一块地皮，指定其收益专用于东部省的哈海亚学院，条件是该学院必须教授宗教课。

3. 1978 年，穆萨·哈桑捐赠的卧格夫。他捐出了 19 基拉特的耕地，指定其收益专用于代盖赫利耶省的省迈特·葛木尔镇迪马斯村的爱资哈尔附属初中。

①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 237 页。

② [埃及] 穆罕默德·拜希：《爱资哈尔发展史》（阿拉伯文版），开罗：埃及人民出版社，1964，第 191 页。

4. 1980 年,埃及著名的《古兰经》诵经师谢赫马哈茂德·赫里尔·呼索里捐赠的卧格夫。他将自己的银行存款和一些房产捐作卧格夫,指定其 1/3 的收益专用于呼索里清真寺、呼索里学院以及爱资哈尔学院,作为教师的薪资和背诵《古兰经》之学生的用度。^①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的爱资哈尔及其附属院校依靠自己的卧格夫收益运行。穆罕默德·阿里将卧格夫收归国有后,每年由国家给爱资哈尔及其附属院校划拨经费。较之爱资哈尔自身的卧格夫收益,政府划拨的财政预算微不足道,爱资哈尔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卧格夫资产不再具有卧格夫性质,变成了国有资产。穆罕默德·阿里之后,民众又开始给爱资哈尔及其附属院校捐赠卧格夫。1952 年革命后成立的卧格夫部以及推行的土地改革,又一次将卧格夫收归国有。

四 现代转型教育的卧格夫

传统的卧格夫捐赠一般注重私塾→宗教学校→爱资哈尔为主线的传统教育体制。到了近现代,尤其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捐赠者重视传统教育体制的同时,也重视现代教育体制,创建了一种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为一体的教育模式,注重伊斯兰院校,也注重高等教育和海外留学,还非常重视诸如图书馆、博物馆、文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建设。

(一) 卧格夫与伊斯兰学校 (慈善协会发挥的作用)

1892 年,随着伊斯兰学校的出现,相继出现了 3 个规模较大的慈善协会:开罗伊斯兰慈善协会、亚历山大坚柄协会、米努夫省勤恳工作协会。这三大协会共同的宗旨就是致力于传播文化知识、开办穷人免费教育。卧格夫的主要职能就是有序地给每个协会开展的教育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些教育项目自产生起就深深印刻上了伊斯兰的烙印,成为慈善机构学校的鲜明特征。不隶属于慈善协会的其他慈善学校被称作自由伊斯兰学校。

受卧格夫资助的伊斯兰学校,集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于一体,既不同

^①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 239 页。

于爱资哈尔附属院校，也不同于现代化院校，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因此被称为伊斯兰学校，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充分体现了反殖民和反对外国势力渗透的爱国精神。当时的埃及受到殖民压迫，教会学校遍及全国，其数量超过了皇家学校（官方学校），殖民当局打压埃及的传统教育，取缔免费教育，刻意忽略阿拉伯语、宗教、民族历史课程，教育侧重为殖民主义利益服务。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为了应对外来侵略势力和文化压制，伊斯兰慈善机构和伊斯兰学校应运而生。根据有关慈善协会的资料，伊斯兰学校主要依靠卧格夫收益运行，卧格夫往往是这类学校的唯一资金来源。

慈善机构和伊斯兰学校的产生体现了传统思想与现代意识的结合，使得卧格夫从个人（家族）管理转变为专业机构管理，同时严格遵守捐赠者提出的条件。“慈善协会管理委员会”履行监管和年度核查职责，这种现象在传统卧格夫管理模式中不曾存在。这种管理模式既满足了捐赠者的初衷，又符合政府的相关管理制度。很多卧格夫捐赠声明书明确提出，要开设阿拉伯语、《古兰经》诵读、伊斯兰教常识、历史、外语、现代科学和技能课程，提倡男女平等教育。同时提出，如果慈善机构的条件允许，创办独立的女子学校。

民间创建伊斯兰学校的初衷是为了广泛开展教育，兴办更多的学校，这是对殖民当局所推行教育的一种对抗，也是很多捐赠者指定用卧格夫收益创办更多学校的原因。资助创办伊斯兰学校最早的卧格夫如下。

1899年，穆罕默德·阿凡提·萨利姆、谢赫舍利卡米·穆罕默德2人捐赠了3费丹土地，指定其收益专用于基纳伊斯兰慈善学校。^①

1921年，哈尼法·赛里哈达尔女士捐赠了1794费丹的土地和一些房产，指定将其中460费丹土地的收益专用于在埃及创建一所伊斯兰学校，免费给穷困穆斯林子女实施教育。这也是这一时期该领域最大的卧格夫。^②

1923年，米努夫省城市委员会将967费丹的耕地捐赠给了勤恳工作协会创办的学校，这是一次集体卧格夫，参与者众多，其中有些人并无土地，但他们捐献现金购置土地入股。此举是为了保障学校稳定的财政来源，免

①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243页。

②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244页。

得教育被殖民当局垄断，也充分展示了卧格夫制度的教育功能。卧格夫捐赠往往只是一人或同一家族的几个人，集体卧格夫是卧格夫民间管理的一种创新。米努夫省城市委员会的卧格夫是最大的集体卧格夫。此前也出现了一次集体卧格夫，即 1918 年组建的“埃及伊斯兰大会”，用捐款购置了 144 费丹土地，将其捐作卧格夫，指定其收益专用于资助伊斯兰慈善协会认定的高等教育。^①

埃及遭受殖民时期，教育成了抵抗殖民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战场，卧格夫捐赠则成为支持这场爱国运动的核心力量，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继而展开了普及教育和粉碎英国殖民主义在教育领域的桎梏的一系列改革，掀起了利用卧格夫收益和个人捐款兴办学校的运动。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学校数量大幅度减少，但时隔不久，伊斯兰学校尤其是自由伊斯兰学校遍地开花（见表 2）。

表 2 殖民时期埃及卧格夫学校及学生数量

单位：所，名

年份	隶属伊斯兰慈善机构		自由伊斯兰学校		隶属卧格夫部		隶属皇家卧格夫署		合计		教育部学校总数	教育部学生总数
	学校数量	学生数量	学校数量	学生数量	学校数量	学生数量	学校数量	学生数量	学校总数	学生总数		
1914 ~ 1915 年	46	8722	170	17321	23	4604	—	—	239	30647	65	14374
1924 ~ 1925 年	44	8904	116	11893	13	12264	5	1977	178	35038	136	38078
1951 ~ 1952 年	37	19359	294	125161	1	527	5	1147	337	146194	919	427979

资料来源：〔埃及〕罕萨夫：《卧格夫制度》（阿拉伯文版），开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第 111 页。

伊斯兰学校均匀分布在全国各地，并非只集中在首都等大城市，这也是伊斯兰慈善协会学校的突出特点。伊斯兰慈善协会在 1911 年有 9 所学校，分布在 9 座城市。其特点如下。

1. 开展免费教育与女子教育

取消免费教育是殖民当局推行的恒定政策，理由是免费教育有悖常理。

① 〔埃及〕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 245 页。

针对这一政策，当时很多的卧格夫捐赠声明书显示：实施免费教育，尤其是针对穷困家庭子女的免费教育，是大多数给学校捐赠卧格夫者的共同心声。例如，1914年，书记员古图布贝克及其胞弟谢赫阿卜杜拉在其卧格夫捐赠声明书中指定，将20费丹土地的收益专用于伊斯兰合作学校，为达曼胡尔的贫困孩子实施免费教育。^①

有些大型卧格夫的捐赠者不仅提出免费教育，还承担学生的一切用度，免费提供学习用具、校服、伙食、助学金，对女生尤为照顾。例如赫迪夫伊斯梅尔之女法蒂玛公主于1910年将大量的土地捐作卧格夫，指定其中184费丹土地的收益专用于曼苏尔市拜尔奈希赛法蒂玛学校。（1）给学生购买书本笔墨等学习用具。（2）给60名男生和60名女生订购校服。明确提出须是贫困穆斯林子女。男生校服包括红毡帽、白色衬衣、白色上衣、马甲、衣领、领带、裤子、腰带、袜子、皮鞋。女生校服包括中等质地的丝裙、白色棉纱衬衫、印花棉布外衣、皮鞋、袜子。每套校服不能低于2英镑。每年莱麦丹斋月第27日晚上举行庆典，由校长和全体师生参加，捐赠者或其代表亲临现场给学生分发校服。（3）给每位已婚或准备结婚的女生发放20英镑的结婚补贴。^②

大富豪艾哈迈德帕夏·拜德拉维于1907年捐赠的卧格夫明确提出：（1）自己创办的学校实施免费教育，并承担一切教学用度；（2）每日给贫困生和孤儿提供必要的中等伙食；（3）每半年给贫困生和孤儿发放一套得体的服装；（4）优先照顾穷人家的孩子和孤儿。^③

殖民当局不提倡女子教育，所以卧格夫捐赠者特别重视女子教育。例如达尔布伦·哈尼姆·舒克里女士创建了一所卧格夫学校，专用于女子教育，另捐赠了120费丹的土地，指定其收益专用于该校各项开支。（1）学校要招收7~12岁的贫困孤女，不得少于50人。教授读书、写字、背诵《古兰经》以及其他初级女子学校所教授的课程，还教她们学习缝纫和烹饪

①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247页。

②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248页。

③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249页。

手艺,制作便餐和甜食。(2)聘任一名德才兼备的男士或女士担任校长。(3)给女生订购校服。(4)除了莱麦丹斋月,每日给全校学生提供一顿午餐。(5)开斋节前三天给学生们发放斋月伙食费。(6)给毕业生发放婚嫁补助金。^①

这类免费女子学校遍布全国各地。例如埃及南部基纳的伊斯兰女子学校,得到好几份卧格夫的资助,艾哈迈德·本·优努斯于1919年捐赠了5费丹耕地,指定其收益专用于这所学校。^②

各慈善机构也非常重视教育,从卧格夫收益中划拨专款在所属学校实施免费教育。根据1924~1925年度官方统计,卧格夫部附属学校、皇家卧格夫附属学校和自由伊斯兰学校免费教育率达46%。1951~1952年,上述学校的免费教育率达到99%。据统计,该年度隶属伊斯兰慈善机构的学校已有37所,其中有23所男子学校,6所女子学校,8所男女共读学校(分别设有男生部和女生部),男女学生总数共19359名,其中男生14637名,女生4722名,全部实施免费教育。同年教育部附属学校小学阶段注册学生免费教育率达98%。1952年革命后,这些学校归教育部统一管理。^③

2. 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

创办伊斯兰学校的初衷是为了应对西方文化和殖民主义的思想冲击。伊斯兰学校将传统教育课程与现代教育课程相结合,开设的课程有阿拉伯语、书法、伊斯兰教常识、《古兰经》背诵、外语、工业、农业、商业、财会、美术等。

除了课程设置方面的革新,更重要的是此时埃及正处于殖民时期,政府教育完全被殖民当局控制。殖民当局只侧重教授英语,学校所有课程均以英语授课,取缔了阿拉伯语。不重视教授伊斯兰常识和《古兰经》,也不重视伊斯兰思想教育,以至于著名的思想家穆斯塔法·卡米里愤然强调教书与育人并重的必要性:“我所指的‘育’就是纯粹的伊斯兰教育,因为

① [埃及]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250页。

② [埃及]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250页。

③ [埃及]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251页。

‘教育’（育人）的根本就是宗教，凡脱离宗教基础教育子女的民族必定遭到毁灭和堕落。”

为了应对殖民当局对埃及国民教育的全面控制，抵抗教育领域的霸权，埃及民众慷慨解囊，纷纷捐赠卧格夫创办伊斯兰学校，明确提出学校的课程设置要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强调身份认同和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重视培养国家需要的科技人才。这类学校纯属民间创办，主要由民间捐资和卧格夫基金资助。例如：1899年，贝尼苏韦夫的宰阿祖尔家族将67费丹的土地作为卧格夫，捐赠给了本家族成员赛义德·艾哈迈德贝克·宰阿祖尔创办的伊斯兰慈善学校。条件是：（1）学校必须教授伊斯兰宗教知识、《古兰经》、算术、书法、农艺、技艺、阿拉伯语、外语等官办学校开设的课程。（2）学校为所有儿童开放。（3）卧格夫收益全部用于学校开支。^①1900年，埃及南部基纳的易卜拉欣·艾哈迈德贝克将3费丹土地捐作卧格夫，捐赠给基纳伊斯兰慈善学校，资助学校教授书法、《古兰经》、数学、外语等，加强国民文化素质。1903年，艾斯尤特省艾布·提吉村的马哈茂德帕夏·苏莱曼创办了一所卧格夫技校，又将49费丹的土地作为卧格夫捐赠给了学校。^②

开罗的类似学校很多。1908年，优素福·凯马勒亲王在开罗的贾马密兹区创办了美术学校，将其捐作卧格夫。翌年，又将明亚市127费丹的土地和亚历山大的几处房产作为卧格夫捐赠给了美术学校。其卧格夫捐赠声明书明确提出：（1）生员须满150名，其中2/3为埃及学生，1/3为外国学生，不分性别和宗教信仰；（2）实施免费教育；（3）课程设置有现代学科，包括阿拉伯文书法、数学、建筑学、设计、绘画、雕刻等其他学校开设的通识课；（4）执教老师必须是法国人或意大利人；（5）给毕业班第一、第二名学生颁发铜质奖章，正面刻有“إنا فتحنا لك فتحا مبينا”（我确已赏赐你一种明显的胜利）^③经文字样，背面刻有“优素福·凯马勒亲王赠送留念”。1927年，他又变更卧格夫捐赠条件，规定卧格夫收益专用于从全校150名学生中

① [埃及] 穆罕默德·艾布·祖赫莱：《卧格夫专题讲座》（阿拉伯文版），开罗：阿拉伯思想社，1997，第42页。

②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262页。

③ 语出《古兰经》胜利章第1节。

选拔留学生赴意大利或法国大学学习美术。^①

在盖勒尤卜省,当地群众于 1909 年集体为工农学校捐赠卧格夫,旨在促进当地的教育。这是一项集体卧格夫,捐赠者一致决定其收益专用于班德尔·图克的技校,剩余收益用于盖勒尤卜省的其他学校。^②

在埃及西部三角洲,有很多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为一体的学校。1903 年,艾哈迈德帕夏·敏沙维创办了多所卧格夫学校,较为突出的是坦塔男女教育学校。敏沙维将该校移交伊斯兰慈善协会负责管理,制定了一套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包括艺术、手工艺、思想品德、文学与文学鉴赏等,以期培养出来的学生博学多识,多才多艺,思想深邃。^③

在布海拉,侯赛因·卡米里亲王将 76 费丹的土地捐作卧格夫,在达曼胡尔市创办了一所技校,专门教授各种技能,以推动当地的教育和就业。^④

埃及的各大城市和村镇都有这类卧格夫学校。除了民间捐资创办,皇家卧格夫也创办了近 10 所新式学校,诸如开罗赫迪夫伊斯梅尔男子高中、开罗穆罕默德·阿里女子小学、开罗《古兰经》背诵学校、亚历山大妇女技艺培训中心等,试图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

(二) 卧格夫与高等教育 (本国大学和留学生)

英国殖民当局严格限制普及教育,压缩留学生人数,抵制在埃及发展高等教育。因此,创办大学充分体现了埃及社会潜在的活力和反抗殖民主义的爱国思想。1906 年,贝尼苏韦夫的大富豪穆斯塔法贝克·格姆拉威正式提出创办大学,率先捐资 500 埃镑。不久,在赛阿德·扎格卢勒的家中召开了会议,到场者共捐资 4585 埃镑。1908 年 5 月 20 日,在全国卧格夫署成立了捐资筹建协会,推选艾哈迈德·福阿德亲王为会长,正式取名开罗大

①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 264 页。

②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 264 页。

③ [埃及] 福阿德·布斯塔尼:《阿拉伯世界大学的诞生与发展》,贝鲁特:贝鲁特美国大学出版社,1955,第 212 页。

④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 266 页。

学。埃及政府决定每年划拨 2000 埃镑，同时，按照赫迪夫阿拔斯（1892 ~ 1914 年在位）的旨意，全国卧格夫署每年资助 5000 埃镑。^①

开罗大学创建之始，卧格夫是其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尤其是当大学财政见绌，得不到固定资金保障的时候，穆斯塔法贝克·格姆拉威又率先将 6 费丹耕地捐作卧格夫，指定其收益用于开罗大学。其后相继出现了为开罗大学捐赠的很多卧格夫，其中规模较大者首推法蒂玛公主。1913 年，法蒂玛公主捐赠了代盖赫利耶省 674 费丹的土地，指定其收益用于开罗大学，还捐赠了位于布拉格的 6 费丹土地，用于建造大学行政楼（现开罗大学本部）。此外，法蒂玛公主还捐出了自己价值 18000 埃镑（当时的汇率）的首饰，用于大学的修建。^②

1914 年，埃及各界人士为开罗大学捐赠的卧格夫土地总数为 1028 费丹，年收益约 8000 埃镑。此后对开罗大学的卧格夫捐赠甚微，直到 1925 年开罗大学归并教育部时，基本还是这一数字。开罗大学归并教育部后，由国家划拨经费，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也由政府制定。此后，只出现了一例为其捐赠的卧格夫，即 1934 年穆罕默德·陶菲格·奈希姆捐赠了一份卧格夫，指定其中 1 费丹的收益专用于奖励开罗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中的佼佼者。^③

开罗大学的创建和最初的运行全靠民间捐资和卧格夫，尤其在殖民时期，创办大学形同于一场反抗殖民主义的革命，卧格夫成了实现兴教救国、表达民众爱国意愿的主要途径。譬如，法蒂玛公主在卧格夫捐赠声明书中明确表达了意愿，希望通过创办开罗大学和外派留学生，发展本国高等教育，条件是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开罗大学任教。她指定将卧格夫 1/4 的收益专用于以下项目。（1）教授穆斯林子女各种知识和高级实用技能，以便大力推动埃及人民的发展与进步，使其能够与外国人民同步发展。（2）购置书本等各种学习用具。（3）每年择优选派 4 名获得学士学位的穆斯林学子

①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 267 页。

②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 267 页。

③ [埃及] 福阿德·布斯塔尼：《阿拉伯世界大学的诞生与发展》，贝鲁特：贝鲁特美国大学出版社，1955，第 212 页。

前往外国高等学府,继续攻读科学、技艺和高级技能,为其提供必要的膳宿和用度。凡在国外完成学业获得文凭者,必须回国在开罗大学执教 5 年,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否则必须支付留学期间的一切费用。为此,留学前校长会让每位学生签署保证书。^①

除了法蒂玛公主,优素福·凯马勒亲王捐出了 127 费丹的土地,指定其收益专用于前往欧洲专攻美术的留学生。1909 年,阿依莎·索迪格·哈尼姆捐赠的卧格夫表示,每年捐赠 200 埃镑供两名穆斯林学子赴欧留学。1921 年,阿里帕夏·卡米里·法海米捐出了 3001 费丹土地,指定其年收益 3000 埃镑专用于派送埃及青年赴欧美国家留学,学习各种先进的科技,具体事务由埃及国家教育部负责。享受其卧格夫资助的留学生统称“法海米留学生团”。^②

一些慈善协会也重视高等教育和派送留学生,较为活跃的是伊斯兰慈善协会。协会旗下的卧格夫较为庞大且管理得当,汇集了思想、政治领域的很多精英人才。1919 年 9 月 28 日,经由伊斯兰慈善协会董事会决议,指定其所属卧格夫中 144 费丹土地的收益专用于派送协会附属学校的学生前往埃及国民大学或欧洲大学深造,承担其所有的学习费用。1922 年,协会派出首批 2 名留学生前往欧洲,一名叫叶哈雅·宰凯里雅·古奈姆,派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工业化学专业;另一名叫艾哈迈德·萨利姆·哈桑,派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昆虫学系攻读农科专业。1925 年,协会派出了第二批 2 名留学生派往瑞士苏黎世大学:一名叫艾哈迈德·古奈姆,攻读化学专业;另一名叫穆罕默德·萨亚德,攻读机械工程专业。^③

坚柄协会也不甘落后。1913 年,协会选派附属学校的 2 名学生前往英国师从詹姆斯·巴克曼大师学习技艺。1927 年,又选派学生艾哈迈德·鲁特非·阿凡提前往瑞士攻读医学博士学位。

根据相关资料,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卧格夫部每年划拨 550 ~ 1000

①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 268 页。

② [埃及] 艾布·穆罕默德·本·优素福·肯迪:《埃及总督史》(阿拉伯文版),贝鲁特:贝鲁特出版社,1987,第 233 页。

③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 269 页。

埃镑资助前往欧洲的留学生。^①

皇家卧格夫署也利用其卧格夫收益派送学生前往英法留学。1920年，派送了首批2名留学生前往英国，一名攻读历史学专业，另一名攻读地理学专业。1922年，又派送第二批2名留学生前往法国，一名攻读数学专业，另一名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1924年，派出了第三批1名留学生，攻读自然科学专业。这些留学生都于1928年回国执教。1928年，皇家卧格夫署还派送了一批由3人组成的留学生团前往欧洲大学深造。^②

开罗大学自1925年归并教育部直至1952年，再未出现卧格夫捐赠。1952年以后，只出现了2例。其一是1976年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桑捐出了5费丹19基拉特的土地，指定其年收益专用于开罗大学文学院；另一例是1995年议员穆罕默德·邵基·丰杰里捐出了自己在埃及国家银行的37万埃镑的投资存款用于开罗大学。前已述及，丰杰里捐赠给爱资哈尔的卧格夫基金高达30万埃镑。对于开罗大学，丰杰里同样慷慨解囊，他将卧格夫分为两份，一份的收益作为助学金资助开罗大学各院系的贫困生，另一份的收益专用于开罗大学法学院、文学院、传媒学院、经济与政治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助学金。第一份卧格夫取得了成效，成功实现了捐赠者的初衷。第二份卧格夫成效未果，因为大学相关部门不同意接受捐赠者制定的条件，认为这些条件不符合开罗大学的相关宗旨。这也是开罗大学归并教育部后再未获得卧格夫捐赠的原因之一。^③

结 语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卧格夫对近现代埃及社会的影响可谓广泛而深刻，在提振埃及社会的教育、文化、慈善等领域可谓功绩卓著。与此同时，卧格夫将所有权归于安拉，不能进入流通领域的天然属性又在相当程

①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270页。

②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拉伯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271页。

③ [埃及] 哈桑·法基：《埃及教育文化史》（阿拉伯文版），开罗：埃及复兴出版社，1966，第151页。

度上阻隔了埃及社会现代转型的现实需要。在历史发展的洪流、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以及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埃及卧格夫做出了让步，大幅缩减，十存二三。虽然如此，作为已有千年历史的卧格夫，因其慈善和救助的趋善性，必将继续广泛存在于埃及社会，施展其正向的社会功能。

[责任编辑：张玉友]

社科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2020年07月10日。